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雪花  
XUEHUA  
【第2613期】

人间照亮了。耐心等，“莫慌，莫慌”，人生枝头的春天也是这样吧，淡定平和地走好眼下的路，自乐乐观地期待明天的幸福。

## 贰

山环水绕的更是路。山路十八弯，人就在车里随着车子跟路转。手里捧着本书，书上的字跟着晃。本来要写下一个好句子，笔在手中，却不听手的，潦草不成字。

小笑笑我，到了山里就好好看风景吧。也是，抛开繁忙的生活，到山中，就带着一颗心和一双眼都交给苍苍大山吧，余下的事情都以后再说，先让青翠色把心上的灰尘洗掉，初心依旧，把眼睛也洗得像年少时一样明亮有光。

路窄车少，偶尔会遇到几个挽着竹篮挖野菜的人。其余便是满山的寂静。窗户打开了一些，山风吹过来，也带着寂静的气息。这样的时刻，想起王维的诗“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想起《云水禅心》里溪水的叮咚声，满心涌起诗意。弯弯曲绕，绕绕弯弯，山路带给人的紧张，车辆带给人的不适，慢慢和苍茫巍峨的大山一样寂静无声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大峡谷。

停车场停车时，我们旁边的一辆车上下来一大家子人，其中一位白发老者对一个愁眉苦脸的少年说，想要看风景，就不能畏路途遥远，不要怕麻烦。

走进峡谷，中间是一条修得平坦的山路，两侧是高高的山峰，一直向前绵延着。走在谷里，像走在时光隧道中，有一种穿越现实，回到古时的梦幻感。也许我最近在重看武侠小说，这些陡峭的石壁分外亲切，好像从小说里的场景走出来，氤氲着仙侠气。

路边一个空旷的休息区竖着一排介绍峡谷的科普资料，从地球的形成，生物的诞生，星体撞击，板块移动，都是亿万斯年的事情，而这些峡谷山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让我震撼的并不是这些亿万斯年就存在的风景，而是开在这些石头上的花。

远看是亮白白的，近看又带了点淡粉，每朵花有五瓣。这不是什么稀奇的植物，就是到处都可见到的山桃花。

但这里的山桃花不同，它们大多长在石头间，半空里悬着一树繁茂的花，看得人胆战心惊，而它们却兀自在风里悠然微笑。而且这里的山桃花尤其繁多，宛如来到了山桃花的家乡，两面的山壁上紧紧密密，都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远远地望着，那些盛开的山桃树如一朵朵白云在山壁上摇曳。

更为特别的是这里的山桃花仿佛比别处的更寂静。朝阳的石壁上，山桃花灿烂绽放。背阴的石壁上，山桃树依然是枯干苍灰的枝。无论是灿烂还是黯淡，山桃树本身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静气。仰望它们的时候，那静气就像阳光一样，照在人身上暖融融地惬意舒适。

还有一个不同的是，花儿明亮娇美，但这里的山桃花却不上相，拍出来不好看，没有它们本身美。随即收起了手机，一心一意来看花。它们活得多坦荡真诚呀，不愿只留在人们的相机里，做一场泛泛之美，而是要认真地用心观看，才能发现美，心里留下这份美。相机定格下来的只是一个瞬间，简单的点滴，而人心记住的却是散发着融融气息的情义。

整个山谷长七公里多，我们去时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我们以为走到了终点，却不是，竟是上面还有更多景区，这里是摆渡车的终点，往上的路更不好走了。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天上半个月亮已经挂在了山桃花的枝头。体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再往上走了，决定原路返回，不坐摆渡车，再与山桃花同行一段。

七八个小时都漫步在开满山桃花的山谷中。这是出门走路最多的一次，走了近三万步，也是难得的一段安静时光。我们不惧山迢路远，走近大自然，走近山水，走近花草树木，就是让大自然净化心灵，安顿奔走疲累的心灵。虽然没有再往上走，看地图上标出的风景，但因为这些石头上的山桃花相伴了七八个小时，也觉得不虚此行。

不禁就笑了，一个人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笑，也在黄昏时分柔美的晚霞中笑。我的心也是淡定的了，那么，就享受这一刻的美，不也是很惬意的事吗？

荒地上何时长满绿草，春天知道。悬铃木的绿叶何时长出来，春天也知道。长长的路，再着急也得一步步走。何时到达，脚下的路知道，时间也知道。我仰头，对着蓝得静止了天空，像是安慰自己说：“莫慌，莫慌。”

一天傍晚，我又沿着那荒地边上的红砖路走。远远瞥见那只黑白鸟在荒地上跳舞似的，左蹦蹦，右跳跳，很是欢喜。光顾着看它，没注意脚下，竟被绊了个趔趄。惯性地低着头看，是一根粗硕的树枝。或许风刮下来的吧，正这样想着，不经意间，余光里跑进来一抹新鲜的绿。

我忙蹲下去，把树枝挪开，看到那绿是从红砖缝里钻出来的。从叶子的形状，一眼认出它是灰灰菜。这是一种野菜，住在郊野公园那几年，每到春天，都会跟着邻居们挖野菜，灰灰菜就是那时认识的。

一粒种子从砖缝里石头罅隙中绵延出生机来，虽不是稀奇的事，但每见到，总要感动生命力的坚韧。就像春天每年都会在人间待上几个月，天天相见，等到春去春又来，还是会欢喜雀跃。

那只欢喜蹦跳的鸟儿也是吧，一定是发现了春天。

我带着刚发现的绿意葱茏的惊喜跟着鸟儿的欢喜走近荒地，弯下腰，果然点点新绿已从泥土里钻出来，像星星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荒地慢慢热闹起来。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又从那里过，见两个中年女子提着一个篮子在荒地上低头走来走去，她们在挖野菜。这时的荒地上，点点的绿已经连成了片，一片片，成了最华美的绿绸缎。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迎着朝阳往前走，蓦地一扭头，发现那些一片片的绿仿佛一夕之间成了浪漫的淡紫。心头一喜，我认出了她们，是紫地丁，别名野董菜，是董菜科董菜属多年生宿根植物。

“原原葱葱，董菜如毡。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日止日时，筑室于兹。”紫地丁从古老的《诗经》里走过来的，这一路该多漫长呀，可是仔细品味诗意，便会明白有这些花草的地方就是幸福快乐生活的模样呢。这几句诗是说这里土地真肥沃，野董菜呀苦菜呀甜如糖浆，大家商量计划着留下来过日子，那么就刻龟甲先看看卜象如何，结果这里是适宜居住的好地方，于是就在此修屋造住房，安下心过快乐的生活。

紫地丁花一开，荒地似乎真的就多了几分俗世温暖的烟火气。

接着，荒地那些稀稀疏疏的铁灰色的树枝不知何时镶上了或红或粉或白或黄的花苞。一转眼，荒地仿佛又成了拥挤的集市，拥挤攘攘的，喧嚷嚷嚷的，是花开了。桃花的胭脂红，李花的月白，杏花的淡粉，迎春的明黄。

温风如酒，春已十分。花开如灯，把

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干净的蓝天。

今年春天，我又回了老院。老槐树还在，枝丫依旧繁茂，白槐花缀满枝头，风一吹，花瓣还是像当年那样轻轻落下，铺在青瓦上、石桌上。我搬来那个磨得发亮的小板凳，坐在槐树下，像小时候一样，轻轻捡着地上的槐花，抬头一看，天还是那么蓝，干净得能照出人影，风里的槐花香，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

我捡起一片槐花放进嘴里，清甜的滋味漫开，恍惚间，好像又听见了奶奶沙哑的声音，从风里飘来，喊我“狗子”，喊我帮她捡槐花。风又吹过，槐花落在我手心里，落在老槐树下，落在那片熟悉的蓝天下。我知道，奶奶没有走远，她就藏在这槐花香里，藏在这片蓝天上，藏在我每一次抬头的瞬间，陪着我，走过又一个又一个春天。

## 贰

我站在窗前，枝头上寒痕未散，细碎的芽孢却已藏在褐色枝杈间，怯生生探出头，唤醒了沉睡一冬的生命。这棵杏树陪我二十余载，每到春来，便以一场花事，诉说时光轮回与生命坚韧，也藏着我与岁月最温柔的羁绊。

记忆里的杏树比现在粗壮，枝桠肆意舒展，将小院轻轻揽入怀中。儿时的春天，总从杏树的花苞里开始。惊蛰过后，芽孢渐渐饱满，褪去褐色外衣，露出嫩黄花萼，几日后绽放出细碎的白。那白掺着淡粉，像少女脸颊的红晕，干净温柔。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成一地碎雪，清甜香气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

那时祖父总坐在杏树下的竹椅上，捧着温热的茶，看我在花树下奔跑。他指着杏花轻声说：“这杏树最坚韧，不管冬天多冷、雪多大，春风一吹，总会准时开花，从不辜负春光。”我那时还小，不懂这话的深意，只觉得杏花好看，捡些花瓣做书签、堆花堆，满心欢喜。我踮起脚尖摘下最饱满的一朵，插在祖父衣襟上，看他眼角的皱纹在花香里舒展。

后来我长大，离开小院去远方求学。每年春天，只能在电话里听祖父说杏花的花事：“今年杏花开得盛，满院香”“花落了小青杏，看着就喜人”。我隔着千里，仿佛能看见杏树在春风里绽放，能闻到那熟悉的香气，也能看见祖父坐在竹椅上，望着杏树含笑的模样。只是那时我忙着追逐远方，从未细品祖父话语里的牵挂，也未深思杏树年年开花里藏着的生命深意。

几年前祖父离世，我回到久违的小院。彼时已是暮春，杏花花期已过，枝头上挂满青涩倔强的小青杏。它比记忆里苍老了许多，枝桠上刻着深深的岁月裂痕，有些枝桠已然干枯，再开不出花来。我抚摸着粗糙的树干，指尖触到冰凉的时光，那一刻，忽然读懂了祖父的话，也读懂了杏树的坚韧。

凛冽寒冬未曾让杏树沉沦。它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默默积蓄力量，忍受寒风与冰雪，熬过漫长孤寂，只为等一场春风。春风一至，它便拼尽全力绽放，以温柔姿态拥抱春光，拥抱每一个等春的人。纵使枝桠受损、岁月沧桑，它依旧坚守，年年逢春，年年绽放，从未放弃。这便是生命本真——历经磨难，依旧向阳；饱经沧桑，依旧温暖。

又是一年春来，院角的杏树再一次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干枯枝桠上，重新冒出嫩绿芽孢，细碎的杏花在春风里次第绽放，比往年更显清丽。风一吹，花瓣落在青石板、竹椅上，落在我肩头，还是记忆里的清甜香气。我坐在祖父曾坐过的竹椅上，望着满树杏花，仿佛看见他的身影，在花树下轻声诉说杏树的故事，诉说岁月的轮回。

人生亦如这杏树，难免遭遇寒冬与磨难，会迷茫、会彷徨、会一蹶不振，就像杏树熬过冰雪与孤寂。但只要心怀希望，默默积蓄力量，守住初心，像杏树扎根泥土等待春风，终会迎来自己的春天。那些磨难与痛苦，都会成为成长的勋章，让我们在岁月里，变得愈发坚韧从容。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枝桠洒下斑驳光影，杏花在余晖里愈发温柔，花香弥漫，缠绕鼻尖，也萦绕心底。杏树又逢春，不只是花事的轮回，更是生命的重生，是与岁月的温柔邂逅。它用一生坚守告诉我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历经多少磨难，只要心怀希望、向阳而生，终会遇见最美的风景，收获最温暖的时光。

春风依旧，杏花依旧，唯有岁月流转、人事变迁。这棵杏树年年逢春绽放，坚守着小院与时光，也坚守着我对祖父的牵挂与期盼。它如沉默的长者，见证沧桑，诉说美好，更以一生坚守启示：生命的美好，从不是永远盛放，而是历经磨难后，依然能向阳而生，在春风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 春已十分

◎琦珏

那片荒地一直静寂。我每天早晚从那里过，除了我，就是一只羽毛光亮如黑缎头顶一缕白如雪的鸟儿。我们俩相遇时，彼此望一眼，它继续到荒地上遛弯，我继续走我的路。

总不由自主抬头看，依然是一颗颗青黄色的悬铃木球缀在静寂的苍褐色的枝上，很有规律地在微微淡淡的风中摇曳，慢慢悠悠的样子，仿佛在说着“莫慌，莫慌”。

这是一种野菜，住在郊野公园那几年，每到春天，都会跟着邻居们挖野菜，灰灰菜就是那时认识的。

一粒种子从砖缝里石头罅隙中绵延出生机来，虽不是稀奇的事，但每见到，总要感动生命力的坚韧。就像春天每年都会在人间待上几个月，天天相见，等到春去春又来，还是会欢喜雀跃。

那只欢喜蹦跳的鸟儿也是吧，一定是发现了春天。

我带着刚发现的绿意葱茏的惊喜跟着鸟儿的欢喜走近荒地，弯下腰，果然点点新绿已从泥土里钻出来，像星星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荒地慢慢热闹起来。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又从那里过，见两个中年女子提着一个篮子在荒地上低头走来走去，她们在挖野菜。这时的荒地上，点点的绿已经连成了片，一片片，成了最华美的绿绸缎。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迎着朝阳往前走，蓦地一扭头，发现那些一片片的绿仿佛一夕之间成了浪漫的淡紫。心头一喜，我认出了她们，是紫地丁，别名野董菜，是董菜科董菜属多年生宿根植物。

“原原葱葱，董菜如毡。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日止日时，筑室于兹。”紫地丁从古老的《诗经》里走过来的，这一路该多漫长呀，可是仔细品味诗意，便会明白有这些花草的地方就是幸福快乐生活的模样呢。这几句诗是说这里土地真肥沃，野董菜呀苦菜呀甜如糖浆，大家商量计划着留下来过日子，那么就刻龟甲先看看卜象如何，结果这里是适宜居住的好地方，于是就在此修屋造住房，安下心过快乐的生活。

## 壹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花白的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槐花落在发间，她也不拂去，偶尔抬头喊我一声，声音沙哑却实在：“狗子，别瞎玩了，过来搭把手。”

我撇着嘴，把弹弓往兜里一塞，不情不愿地凑过去，蹲在她脚边，随手抓一把槐花丢进篮子，目光却又不由自主飘向天空。那天的天，蓝得晃眼，像一块浸在清水中的蓝布，连风里都带着几分清爽的凉意。我扯着奶奶的衣袖，指着天上一团软乎乎的云喊：“奶奶，你看，那云像咱家养的大白鹅，正在天上游呢！”

奶奶笑了，指尖轻轻拍在我的后脑勺上，掌心还沾着槐花香：“傻小子，那是云，哪是什么大白鹅。”她手里的动作没停，依旧轻轻捡着槐花，絮絮叨叨地说：“这槐花金贵着呢，蒸成糕，咬一口能甜到心尖。等蒸好了，给你装满一碗，管够。”我一听有槐花糕，立马安分下来，学着她的样子，轻轻捏起槐花放进篮子，偶尔抬头看云卷云舒，槐花香混着泥土的清润，飘进鼻尖，那味道，深深镌刻在往后的每一段时光里。

◎周俊杰

春风漫进老院，老槐树便醒了。恍惚间，八岁那年的春天便浮现在眼前。那时的我，总揣着弹弓蹲在院角柴垛旁，盯着屋檐下蹦跳的麻雀，手指扣着石子，却总舍不得松开。奶奶就坐在老槐树下，搬着一张磨得发亮的小板凳，脚边放着竹篮。她的手粗糙布满细纹，指关节突出，捡槐花时却格外轻柔，一片一片，慢慢拢进篮子里。

日头慢慢西斜，奶奶捡累了，便靠在槐树干上歇息，不说话，就那样静静低着头，望着天上的蓝天。风吹过她的发梢，几缕白发飘起，和天上的云渐渐交融，分不清哪是云，哪是白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悠悠开口，声音轻得像风：“春天的天最蓝，咱庄稼人，就盼着这样的好天。天好了，地里的苗就旺，日子也能过得踏实。”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顾着把手里的槐花往嘴里塞，清甜的滋味漫过舌尖，成了童年最难忘的回甘。

那天的阳光不烈不凉，刚好暖在身上，恰似奶奶的手轻轻搭在我肩头。我靠在她的胳膊上，听着她轻柔的呼吸声，听着风吹槐花的沙沙声，看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远，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梦里没有别的，只有一片铺天盖地的蓝，满院的槐花香，还有奶奶沙哑的声音，一遍遍喊着我“狗子”。

日子就这么循着槐花香，一天天往前走，直到有一年春天，奶奶忽然病了。她躺在床上，再也坐不到老槐树下捡槐花，再也不能陪着我一起抬头看天。偶尔我扶她坐起来，她的目光总会越过窗棂，落在那棵老槐树上，落在远方的蓝天上，声音轻得仿佛要飘走：“狗子，等奶奶好了，再陪你捡槐花，再陪你看天。”我咬着嘴唇点头，不敢说话，怕一开口，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我心里清楚，奶奶是在哄我，可我还是愿意信，愿意等一个不可能的约定。

奶奶走的那天，槐花开得正旺，风里的甜香浓得化不开。天依旧很蓝，和我们一起捡槐花的那天一模一样，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色。我趴在她的床边，哭得撕心裂肺，一遍遍地喊着奶奶，可她再也不会回应我了。我抬头望着窗外的蓝天、老槐树，忽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天好，日子就有盼头。那一刻，风停了，槐花也停了，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才懂得，有些陪伴，只能藏在回忆里；有些声音，一旦错过，就再也听不见了。

后来，我离开了老院，背着简单的行囊，去了城里打拼。城里的高楼密密麻麻，像一片望不到头的森林，遮住了整片天空。我常常下意识抬头，在高楼的缝隙里，悄悄寻找那抹熟悉的蓝，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也能让我想起老院的槐树、奶奶粗糙的手，想起那年春天，落在我手心里的槐花，和那